

拉甫列涅夫

第四十一个

纪念巴·德·茹科夫

第 一 章

本章为作者根据需要所写。

天亮以前，哥萨克马队刀光闪闪的包围圈北部一段，一瞬间被机枪喷射出的一阵瓢泼似的子弹所突破。红色政委叶甫秀可夫凭着奋不顾身的冲击，从突破口闯了出来。

从沙土松软的盆地里，从凶险的重围中冲杀出来的，只有红色的叶甫秀可夫、二十三名战士以及玛琉特卡。

一百一十九个人和几乎所有的骆驼都直挺挺地躺在冰冷的沙坡上，葬身于枝干扭曲低矮的盐木树下与枝条绯红的柽柳丛中。

当有人向布雷加大尉报告，一部分残敌已经突围逃脱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他用兽掌般的大手捻了捻上唇毛茸茸的髭须，张开铁烟灰缸般的大嘴，打了一个呵欠，懒洋洋地吼道：“让他们逃命去吧！用不着追，不值得累我们的马，他们在沙漠里自己会死掉的。集合——回营！”

这时，红色的叶甫秀可夫带领着二十三名战士和玛琉特卡，灵敏得像草原上狂怒的野狼，眨眼之间已经脱身，消失在无限的沙漠里了。

读者可能早已禁不住想知道“红色的叶甫秀可夫”这称呼从哪儿说起？

且听我从头讲来。

其实，当高尔察克驱赶着庞大的队伍，像一枚前细后粗的蠢瓶塞，把奥伦堡的交通线堵得严严实实，一辆辆火车头被扔到一边，任它们在死岔线上生锈的时候，整个土尔克斯坦共和国之中，染皮子用的黑色颜料就脱销了。

跟着，炮火连天、兵荒马乱和大量需要皮革的时期到来了。

人们被迫背井离乡，放弃了令人愉快的安逸，被抛到冷热不定、晴雨难测、子弹尖利的嗖哨不绝于耳的环境里，当然很需要结实的衣服。于是皮外套就时尚起来了。

皮外套在各处都惯于染成黑色，透出一种青钢锭的光泽，颜色显得威严、刚毅，与皮外套主人的神情十分相近。

于是这种染料在土尔克斯坦很快就用完了。

革命军司令部只能征收居民间私存的各种德国合成染料。这是费尔干纳地区乌兹别克妇女拿来把她们织披肩的丝线染得五颜六色，干嘴唇的土库曼娘儿们用来染彩色帖金毡毯的材料。



当时出于无奈，只能用这些颜料染新羊皮了。结果，土尔克斯坦的红军队伍就有了霓虹的斑斓色彩：红、橙、黄、绿、青、蓝、紫，色色俱有。

说来也是叶甫秀可夫命该这样，军需仓库按照司令部名单发放军装时，那个麻脸的值班员竟然发给了他一套鲜红的皮衣皮裤。

叶甫秀可夫从小就有一张红脸膛，连雀斑也是红的。头上不是头发而是一头细软的绒毛。

可资补充的是，如果说叶甫秀可夫那五大三粗的身躯一直给人以椭圆形的印象，那么穿上这套红色的皮衣裤，就与复活节染的红蛋很相近了。他背上十字交叉的武装带很像字母“X”，让人觉得，假如政委要转过身来，胸前也会出现另一个字母“B”。

“耶稣复活了！”

当然不会有这样的事。叶甫秀可夫从来不相信耶稣以及复活节那一套。

他只相信苏维埃，相信第三国际，相信肃反委员会，相信粗壮有力的手中握着的那支沉甸甸、乌黑锃亮的七星手枪。

跟着叶甫秀可夫从马刀组成的死亡包围圈里冲杀出来、奔往北方的二十三名红军战士，与其他红军战士一样，都是些很普通的人。

玛琉特卡在他们之间可算得一个特殊的人。她是个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的渔家女。从小生长在阿斯特拉罕附近一个芦苇丛生的三角洲上的渔村里。

早从七岁时，她就骑上了满是鱼内脏油渍的长板凳，穿着不便弯腿的防水橡胶裤，用刀解剖那些银亮滑腻的鱼肚子，她

就这样整整坐了十二年。

在城乡普遍号召志愿入征红军（当时叫赤卫军）的一段日子里，一天玛琉特卡忽然把剖鱼的刀往长板凳上一戳，站起身来，就穿着那条难于弯腿的硬裤子，报名参加赤卫军去了。

赤卫军开始把她赶了出来，后来看她天天跑去不肯放弃，才经过一阵又吵又笑的争论把她留下来，让她享有和其他战士一样的权利，只不过叫她写了一份保证书，要放弃姑娘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一直到劳动彻底战胜资本之前绝不生儿育女。

玛琉特卡身材细长，像岸边芦苇，棕黄色的辫子盘在头上，戴一顶褐色的、帖金人那样没帽缘的皮筒帽。玛琉特卡生来就有一双神情不定的吊眉眼，就像猫眼一样闪着熠熠的黄光。

玛琉特卡生活中最主要的是幻想。她极爱幻想，同时还特别喜欢写诗。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搞到一小块纸片，她就要拿铅笔头儿在上面写些字体歪斜、字行下倾的诗句。

这件事全队都知道。队伍只要进到有报馆的城市，玛琉特卡就要跑到报馆办公室去要来一张大白张来。一边用舌尖舐着激动得发干的嘴唇，一边认认真真地誊写着碎纸片上的诗句。每首诗的前面都有标题，每首诗的后面都留有签名：“玛丽雅·巴索娃作”。

各种各样的诗全有。有讲革命的，有说斗争的，也有歌颂领袖们的。其中有一首讴歌列宁的诗是这样写的：

列宁是我们无产阶级的英雄，
我们把你的塑像树在广场中，
你一手推翻了那沙皇的宫殿，



一只脚却深深地扎根于劳动。

把诗稿送到编辑部后。编辑们都瞪大了眼睛，死盯盯地看着这位细条儿身材，身披皮外套、肩背卡宾枪的姑娘，十分惊异地接过诗稿，答应她仔细读过后再谈。

玛琉特卡平静地望了望所有在场的人，转身走了。

直接负责这事的编辑部秘书拿起诗稿，认真地朗诵起来。只见他不停地耸动着双肩，浑身颤抖着，难以抑制的大笑使他的嘴也咧开了。工作人员都围过去。秘书一边朗读着，一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编辑们笑得前俯后仰，趴在窗台上摆来摆去，那时编辑室里是没有家具的。

第二天早晨，玛琉特卡又来了。她倔强地逼视着秘书不住抽搐的脸，收拾起稿子，一边拖着长调说：“ 看来，是不能采用喽？加工得还不到家么？这些东西我真是从内心里，用斧头劈出来的，左削右砍，结果还是不被采用。好啦，我再加把劲儿吧——真是没办法！这些东西，害人精，怎么这样难写呢，啊？” 说着耸了耸肩，把皮帽子往头上一按，转身走了。

玛琉特卡写诗总不见有什么成绩。但是，她打枪却能百发百中，是叶甫秀可夫队里的神枪手，在战斗中从来都在红色政委左右。

叶甫秀可夫提示着：“ 玛琉特卡！看！一个军官！”

玛琉特卡眯起左眼，舐着嘴唇，镇静地移动着枪筒瞄准目标。枪声一响，肯定百发百中。

她每次开过枪都要补充一句：“ 第三十九个，害人精！第四十个，害人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害人精”是玛琉特卡说话时的口头禅。

她不喜欢骂人。人们当着她的面破口大骂时，她往往紧蹙眉头，愠怒地默不作声，脸涨得通红。

玛琉特卡对自己在司令部写下的保证书，真的恪守不渝。整个队里，没有哪个人能自夸比得上玛琉特卡。

有一个新参军的，匈牙利人名叫古恰，一连几天调逗玛琉特卡。有一天夜里，他钻进了玛琉特卡的住处。结果，落得个丢人现眼的下场。玛琉特卡拿手枪柄教训了他一顿。匈牙利人连滚带爬地仓皇逃掉了，被敲掉了三颗牙，鬓角也砸破了口子。

红军战士们平常都喜欢和玛琉特卡开善意的玩笑，但是在战斗中他们爱护她更甚于爱护自己。

他们的身上也不自觉的流露出温情。在那色彩斑烂的皮外套硬壳下，他们心里也隐隐地留恋着家乡孤苦的姑娘们炽热而温暖的肉体。

逃向北方、进入前途未卜、冰天雪地的沙漠里的二十三名战士，红色的叶甫秀可夫和玛琉特卡正是这样一些人。

暴风雪的二月，呼啸的旋风夹朵着银亮耀眼的白雪遮天盖地扑来，沙丘之间的陡坡、坑洼都铺上了松软的冰雪绒毯。人们在天地难辨的暴风雪中匆忙逃亡。头顶上空不停地呼啸着，有时听得出是狂风在呜呜作响，有时又像敌人追击的子弹划破长空发出令人厌烦的尖叫声。

脚上穿着长筒毡套靴显得非常笨重，踏进积雪和流沙中，连拔脚都很难。遍体粗毛的骆驼饿得气喘吁吁，呜呜地哀叫着，喷吐着白沫。

在狂风卷净浮雪的沙原上，到处闪烁着盐沙般晶莹的光



辉。周围数百里的天空中，顺着四面低垂的天际尽头，有一条整齐而模糊的细线与大地分割开，就象用砍肉刀割过一般。

说实话，本章在我这部小说里完全是画蛇添足。

如果我一开始就写出以下各章所要叙述的内容，当然会简单扼要得多。

但是，读者有必要了解这支古里耶夫特种部队残部从哪来，怎么会出现在卡拉一库都克井西北六十多里的地方，为什么在红军队伍里竟有一名妇女，为什么政委叶甫秀可夫是红色的，以及读者必须预知的许多其他情况。

这样根据实际需要，我写出了本章。

不过，请读者相信，本章其实并没有任何价值。

第 二 章

本章里，一个小黑点出现在地平线处，当距离很近时才辨认出是近卫军中尉戈沃鲁赫—奥特洛克。

从漳戈尔德井到绥库都克井有一百四十里，而从绥库都克井到乌什干泉还有一百二十多里。

夜里，叶甫秀可夫站住，把枪托向爬满一地的树根上一顿，放开哑嗓子喊了一声：“停止前进！宿营！”

点着盐木树的碎树枝，烧起油烟浓重的火焰，火堆周围的沙地烘湿后变成了一个黑圆圈。

从驮包里拿出了大米和羊油。铁锅里的粥煮熟了，发出呛

人的羊臊味。

大家紧紧地挤在火堆四周坐着，一声不响，牙齿咯咯地打颤，人们努力使自己的身体摆脱暴风雪冰冷的魔爪无孔不入的袭击。他们干脆把脚伸向火堆烘烤着，毡靴粗糙的皮面不断吱吱咝咝地响着。

从一边白濛濛的雪雾中，不断传来扣着绊脚索的骆驼所发出的凄凉的驼铃声。

叶甫秀可夫那冻得发抖的手指卷了一支喇叭烟。

他喷出一口烟，透着烟气费力地说道：“必须讨论一下应当往哪儿去，同志们？”

“无论你往哪儿跑，”篝火对面一个半死不活的嗓子开了腔，“总是要完蛋！退回古里耶夫根本不可能，哥萨克那帮土匪抢先占上了，可是除了古里耶夫，连个能转身的地方也没有。”

“难道不能去希瓦吗？”

“嘿——嘿！亏你说得出口！穿过卡拉库姆大沙漠，走它整整一千二百里路，又是冬天，我们吃什么？裤裆里的虱子再多也变不成角肉块儿吧？”

响起了一片哄笑声。这时，那个半死不活的嗓子又添了一句：“反正一样——都是死路一条！”

叶甫秀可夫一身红饥甲的心也愁成一团，但是，他外表没有显出来，只是愠怒地打断了那人的话：“你这个胆小鬼！别在这儿扰乱军心！是个笨蛋都会死，问题是要动脑筋，想办法才能不死。”

“可以往港口亚历山大罗夫斯克去。那边是我们的人，渔民多。”



“不可以，”叶甫秀可夫很快地接着说，“已经得到情报。邓尼金早派陆战队登击了。港口克拉斯诺伏斯克与亚历山大罗夫斯克都落在了白党手里。”

不知哪个人在瞌睡中呻吟了一声。

叶甫秀可夫往篝火烤热的膝盖上拍了一巴掌，说：“算了吧！只有一条路，同志们，去咸海！我们必须要挣扎到咸海，附近沿岸有牧民游牧，我们住上一段时间就绕道去卡查林斯克。我们的军部就在那儿，到了卡查林斯克就等于到了自己家里。”

他斩钉截铁地说完话就沉默了，连他自己也不敢确信能走得到。

躺在他身旁的一个战士问道：“但是，去咸海的路上我们吃什么呢？”

叶甫秀可夫同样果断地回答说：“只好勒紧裤腰带喽！又不是什么皇亲贵族！还要给你大鱼大肉不成么？就这个样子你也能走。暂时我们还有大米，面粉也有一些。”

“三天三夜的路程吗？”

“何止有三天三夜！到车尔内什湾就要用十天的路。骆驼总共六头。粮食吃完就宰骆驼，反正它们也没有什么用了。宰掉一头，就把肉让另一头背上，再往前走。我们用这种方法能走到目的地。”

大家都不吭声。玛琉特卡趴在篝火旁，双肘撑着地面，两手托着头，那双猫一样的亮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篝火出神。叶甫秀可夫心神有些不宁。

他起身，抖了抖皮外套上的浮雪。

“完啦！我命令：拂晓出发。或许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走

到，”政委的嗓音像受惊的鸟儿战抖了一下，“但是，我们必须前进……因为，同志们，革命需要发展……为了全世界的劳苦大众！”

他一个挨一个仔细看了看二十三名战士的眼睛。没有看到过去一年惯有的那种光辉。神情暗淡，躲闪着，浓密的睫毛下掩饰着绝望和不信任的神情。

“先吃骆驼，吃完骆驼再互相残杀，人吃人。”

又一次沉默下来。

忽然，叶甫秀可夫喑哑地吼叫起来，嗓音像姑娘们那样尖厉；“没有讨论的余地！知道革命的职责吗？闭嘴！我下了命令，这是最后决定啦！谁不听就枪毙谁！”

说着他咳嗽着，坐下了。

那个用步枪通条搅着粥的战士突然打趣地迎着风喊起来：

“喂！别流鼻涕啦！喝粥吧！总不能让我白煮一场吧！勇士们，虱子都饿瘪啦！”

战士们用调羹舀着油乎乎的稠粥。怕它变冷，所以尽管烫得烧嘴，也大口大口地狼吞虎咽着。但就在他们吞咽着的当儿，嘴边还是凝结了厚厚一层冻硬了的讨厌的膻羊油。

篝火将尽，但有时在夜色中迸散出一阵阵金桔色的火星，人们挨得更紧了，睡着了，不断发出鼾声，呻吟着，在梦中诅咒着。

天快亮时，叶甫秀可夫被肩头一阵急促的推搡惊醒了。他吃力地睁开冻在一起的眼睫毛，浑身猛地一震，麻木的手习惯地抓住步枪。

“等一下，先别喊人！”

玛琉特卡俯身站在那儿。一对猫眼在暴风雪灰黄色的迷雾



中闪闪发光。

“什么事？”

“快起来，政委！先别喊！你们睡觉时，我骑着骆驼在附近转了一圈，吉尔吉斯人的骆驼队从漳戈里德井的方向过来了。”

叶甫秀可夫翻了一个身，生气地反问道：

“有什么骆驼队，扯什么谎？”

“真的……说谎不得好死，害人精！全是牧民打扮！骆驼有四十多头！”

叶甫秀可夫蓦地跳起来，把两根手指插到嘴里打了个唿哨。那二十三名战士费力地爬起身，活动着冻僵了的、仿佛不再是自己的肢体。一听到说有骆驼队，神志立刻清醒过来了。

实际先后爬起来的只有 22 名战士，最后一个没能起来，躺在那儿裹着马披。马披随着下面的呓语中挣扎的躯体而扭动着。

“发高烧！”玛琉特卡将手指探进那个人的衣领，很有把握地点头说。

“唉，真倒霉！怎么办呢？给他多盖几条毯子，让他躺着吧！返回来之后再带他走。骆驼队是哪个方向，刚才你说过吧？”

玛琉特卡手向西面一挥：

“没有多远！十二里左右。那些人真有油水。骆驼上的驮包很大哩！”

“好，这下子有活路啦！可千万不能把他们放跑喽。在远处望得见时就从四面八方包围上去。要舍得两条腿跑路。一部分向右，一部分向左，行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



队伍成了一条线，在沙丘间迂回着。人们弯着腰，精神百倍地急速前进，全身都暖和起来。

在一座沙丘上，从沙浪形成的褶皱顶端处看得见，在平展如毯的沙原尽头有一长串黑乎乎的骆驼影子。放在驼峰间的驮包沉甸甸地来回摆动着。

“上帝！到底大发慈悲啦！”麻脸的莫罗堪教徒葛沃兹节夫欣慰地叫喊着。

叶甫秀可夫禁不住，冲了他几句：“上帝？……要跟你说多少遍，根本没有什么上帝，一切靠的都是自己！”

但是，没有时间争论。人们照着口令连窜带跳地往前狂跑着，利用着沙原上每一个褶皱，每一处树丛枝干密集的地方，把枪紧紧的托握着，连手指都握疼了。他们知道，无论如何也不能放骆驼逃走，那样就会白白放弃了希望、生命和活路。

骆驼队毫不觉察走着。已经能看见骆驼背上的花毛毯和地上走着的吉尔吉斯人。他们穿着棉袍，戴着有护耳的狼皮帽子。

红色皮外套一闪，叶甫秀可夫在沙丘顶上站起来，摆出端枪要射的姿势，亮出铜喇叭似的嗓子高喊着：“站住！有枪的把枪扔到地上！不许动，否则，就统统把你们杀掉！”

没等叶甫秀可夫喊完，那些吉尔吉斯人就吓得撅着屁股扑倒在沙地上了。

红军战士从四周飞快地跑上去，累得气喘吁吁。

“小伙子们，快抓骆驼啊！”叶甫秀可夫喊着。

突然从骆驼队里蓦地响起一阵整齐的枪声。排枪声淹盖了叶甫秀可夫的喊声。

凶狠的子弹嘘嘘地扫射着。叶甫秀可夫身边的一个战士一



头倒在沙地上，直挺挺躺着一动不动。

“卧倒！……狠狠地打这帮魔鬼！……”叶甫秀可夫一面喊着，一面扑倒在沙坑里。响起了密集的枪声。

不知是什么人正从卧在地上的骆驼背后射击着。不像是吉尔吉斯人。枪打得既有准又有节奏。子弹嗖嗖地直接钻进红军战士旁边的沙土里。

沙原上响着激烈的步枪对击声，但是过了一会儿，骆驼队那边的枪声就停息下来。

红军战士一蹦一窜地缩小着包围圈。

直到距离三十步远近，叶甫秀可夫仔细观察，才从一头骆驼的背后看到一个脑袋毛皮帽子上套着白色长耳风帽，下方肩膀上有一枚金肩章。

“玛琉特卡！看！是一个军官！”他转过头向从后面爬上来的玛琉特卡打招呼。

“看见了。”

她不急不忙地移动着枪管瞄准，“砰！”枪响了。

不知玛琉特卡的手指是冻僵了，还是因为她非常激动和跑得太急而抖了一下，总之她刚刚来得及讲：“第四十一个，害人精！”只见那个头戴白色长耳风帽，身穿蓝色皮袄的军官，从骆驼背后爬起来，把步枪高高的举着，刺刀上挂着一块白手帕。

玛琉特卡把枪就势扔到沙地上，哭开了，抹着眼泪，弄得污垢的脸上黑一条白一条的。

叶甫秀可夫马上朝军官跑去。有一个战士从后面跑到了他前面，一路挥舞着刺刀，准备狠狠地捅那军官一刀。

“别杀他！……抓活的！”政委嘶哑地吼着。

捉住了穿蓝皮袄的军官，把他摔倒在地上。

跟军官在一起的五个人被子弹打倒了，再没有从骆驼后面爬起来。

红军战士欢笑着，开着玩笑，牵着穿在骆驼鼻子上的铁环，几个一串地穿在一起。

那些吉尔吉斯人屁股一扭一扭地跟着叶甫秀可夫。他们拽住他的皮外套，拉着他的胳臂、裤子、武装带，一直唠叨着，可怜惜惜地眨着小眼睛望着他的面孔。

政委挣脱出来，跑到一边，发着脾气，但是他不是被怜悯心折磨得蹙着眉头，虽然他不停地用手枪戳他们的扁鼻子和饱经风霜的瘦颧骨。

“站开，别纠缠！不许有任何反对意见！”

一个身上皮袍很讲究的满嘴白胡子的上了年纪的人拉住叶甫秀可夫的皮带。

他话说得又急又快，不停讨好地唠叨着：“长官……您做得可不妥当……吉尔吉斯人生活离不开骆驼。吉尔吉斯人失掉骆驼只有去死……长官，您可不能这样干啊！您想要钱，我们给。银币、沙皇的钱……克伦斯基的纸币……您说你们需要多大的数目才能把骆驼还给我们？”

“可是，你这榆木脑袋，你要知道：眼下我们没有骆驼也是死路一条！我并不是抢劫，而是由于革命的需要，暂时征用。你们这些家伙，就是用腿走，好歹也能走到家，可我们那样就非死不可！”

“长官！不行哇！还给我骆驼，赎金随便您要，拿克伦斯基钱吧！”吉尔吉斯人坚持自己那一套。

“哼，妄想！我既然说过了，也就是决定了。没什么好商



量的。拿张收据就完事了。”说完，他塞给吉尔吉斯人一张用化学铅笔写在报纸上的收据。

吉尔吉斯人把字条扔在沙地上，扒在地上，捂住脸号啕大哭起来。

其余的人站在那里一声不响，那些斜视的黑眼里默默地溢着泪花。

叶甫秀可夫转过身去，这时他想起了俘虏的军官。

那人安详地站在两名红军战士之间。斜岔开右腿，脚上是瑞典高筒皮毡靴。他抽着烟，望着政委，嘴角上有着讥讽的微笑。

“你是什么人？”叶甫秀可夫问。

“近卫军中尉戈沃鲁赫—奥特洛克。你是什么人？”军官吐出一口烟之后反问着。

他抬起头。

当他望着红军战士们的面孔时，叶甫秀可夫和其余的人都看见中尉有一双碧蓝的眼睛。就象两个法国上等蓝靛浮游在雪白的肥皂泡沫中间。

第 三 章

本章述说在中亚旅行途中没有骆驼的诸多不便以及哥伦布同行者的感触。

近卫军中尉戈沃鲁赫—奥特洛克本应是玛琉特卡歼敌记录上的第四十一个人。

但玛琉特卡却因为手已冻僵或者因为过分激动而未能击中目标。

结果，中尉便成了世上计算活人时的一个多余数字了。

遵照叶甫秀可夫的命令搜查俘虏的衣服与裤子的口袋。在他鹿皮上衣的后襟里找到了一个秘密的小口袋。

当红军战士的手找到那个小口袋时，中尉忽然猛地往上一窜，像一匹受惊的马，拼命地挣扎起来，但战士们还是牢牢地抓住了他。他颤抖的嘴唇和苍白的脸色露出他巨大的激动和惊慌。

叶甫秀可夫把搜到的精麻布面的小公文包搁在自己的军用图囊上，小心地打开它，目不转睛地看着几份文件，认真读过后，摇了摇头，沉思起来。

文件证明，近卫军中尉戈沃鲁赫—奥特洛克，瓦季姆·尼古拉耶维奇，接受全俄最高执政者高尔察克将军任命，作他的全权代表，派驻邓尼金将军统治下的外里海区临时政府。

有一个信封中声明，这个秘密使命必须由中尉本人口头报告给德拉琴珂将军。

叶甫秀可夫整理好文件，小心地塞进怀里，向中尉问道：

“您的秘密使命是什么，军官先生？您作为红军战士手里的俘虏，您的责任是全盘坦白出来。我是指挥全队的政委阿尔森吉·叶甫秀可夫。”

中尉那对碧蓝的眸子抬起来盯着叶甫秀可夫，双脚“咔”地一声打了个立正姿势，嘴边露一丝嘲弄的微笑，说：“叶甫秀可夫先生，认识您，实在是非——常荣幸！但遗憾的是：敝政府没有授予本人全权与您这样一位知名人士进行外交谈判。”



叶甫秀可夫脸上的雀斑气得比脸色还白。中尉竟在全队众目睽睽之下嘲弄他。

政委嗖地一下子拉出了手枪。

“你这个混蛋！别傻！要么全坦白，要么吃我一枪！”

中尉耸了耸肩膀。

“你这个蠢货，竟然还是个政委。你打死我，你就什么也要不到啦！”

政委放下了枪，破口大骂起来。

“我有办法挤出你的脓水，你这个烂疖子！到时候你就会招供的！”他狂喊着。

中尉一边的嘴角上仍挂着同样的微笑。

叶甫秀可夫吐了一口吐沫，走到一旁去了。

“政委，怎么办？杀了他，怎么样？”一个红军战士问。

政委用指甲搔着自己脱了皮的鼻子。

“不……杀不得。这个家伙来头不小。应当押到卡查林斯克去。在那儿，在司令部里一切都可以从他身上拷问出来。”

“哪里还能带着他这个鬼东西？我们自己都不一定走到呢？”

“难道我们连军官也开始招募了么？”

叶甫秀可夫挺着胸膛高声呵叱道：

“这关你们什么事？我带上他，一切我负责。就这么办！”

他转过身来，看见了玛琉特卡。

“噢！玛琉特卡！我把这位大人就交给你了，要加倍留神看管。若是跑了，我要剥掉你七层皮！”

玛琉特卡二话没说，把枪向肩膀上一背，走到俘虏前。

“喂，跟我来。你归我看守。但是，你别以为我是个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